

钟宇作品

葬密者

索迹恶魔部落 戈壁回环悲歌

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

第四部

鬼域

科幻 / 悬疑 / 推理 葬密者四部曲之四
鬼骑兵、变色龙、双面人，来自黑暗的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钟宇作品

葬密者

索迹恶魔部落 戈壁回环悲歌

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

第四部 鬼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葬密者. 4/中雨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ISBN 978-7-5520-0888-3

I. ①葬… II. ①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456 号

葬密者. 4

作 者: 中 雨

责任编辑: 王晨曦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888-3/I·161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海 城	001
第二章	鬼骑兵	005
第三章	骆驼和马	009
第四章	鬼骑人的传说	013
第五章	大疤脸营长	017
第六章	无人区的弯刀	022
第七章	夜探无人区	026
第八章	鬼打墙	031
第九章	戈壁上的第八处	035
第十章	磨刀石	039
第十一章	戈壁悲歌	043
第十二章	铁柱的破绽	048
第十三章	离开的战士	053
第十四章	夜间来的坦克	058
第十五章	紧急行动	063
第十六章	被骑着的人	068
第十七章	乱墙坟	072
第十八章	何处染尘埃	076
第十九章	遇 袭	080

第 二 十 章	双面人	084
第二十一章	古小风的尖啸	088
第二十二章	温热的躯体	093
第二十三章	营救者	098
第二十四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102
第二十五章	被禁锢的变节者	106
第二十六章	泥 沼	110
第二十七章	固 执	114
第二十八章	沈头的风格	119
第二十九章	目标核城	123
第 三 十 章	沙尘来袭	127
第三十一章	谢放的故事	132
第三十二章	再次进入	136
第三十三章	敌特计划	140
第三十四章	被刺穿的朱敏	144
第三十五章	另一种人生	148
第三十六章	难道那个男人是……	152
第三十七章	第八处的特务们	156
第三十八章	骑兵营	160
第三十九章	朴家姐妹的父亲	164
第 四 十 章	被打翻的神坛	168
第四十一章	被扯断的腰部	173
第四十二章	夜莺的歌唱	177
第四十三章	对 抗	181
第四十四章	骑兵鬼面	185
第四十五章	一种力量的崛起	189
第四十六章	沙尘中的出征者	193

第四十七章	第三股力量	196
第四十八章	猎手要做的	200
第四十九章	黑衣骑兵	204
第五十章	血 战	208
第五十一章	非我族者，杀！	211
第五十二章	疤脸的复仇	215
第五十三章	守望者的弯刀	220
第五十四章	了 结	224
第五十五章	血酬法则	228
第五十六章	约定者	232
第五十七章	陆九日	236
尾 声		239
后 记		242

第一章 海 城

因为在喀则的这次行动中出动的特殊身份的军人比较多，像我们 511 的同志，就基本上是全部过来了，导致各个部门一些本来比较迫切的任务，都被往后顺延了。于是，5 字头部门的同志们，在那几天也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喀则与大庆，奔赴全国各地去执行彼此不同、但目的又差不多的任务。

葬密者的其他人，也都被安排了不同的任务，即将开赴征程。但出发最早的，便是我与铁柱、杨疾、燕十三这一组。至于我们的任务具体是去做些什么，在那天晚上的小型动员会上，我们才知道了一个大概。不过，也是在那动员会之前，我倒是听铁柱也提到了一些，他挤眉弄眼地笑着告诉我，这一趟我们是要去抓鬼。至于是怎么个抓鬼法，他就只会傻笑了，因为他也并不知道。只是告诉我，沈头说这是对我们四个人的奖励，因为相对其他同志将要执行的执行的任务，我们这次抓鬼行动，要轻松不少。

铁柱并没有直接将我和朱敏从医院载去招待所，而是领着我们去了黎冬梅同志所属的部队驻扎的营地玩了一整天。期间我便提醒他：“不是明天就要出发吗？今晚不要开个通气会吗？”

铁柱笑着回答道：“没啥的，我给沈头说了会晚点回去，他也说不打紧，咱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开就是。”

于是，我们回到我们的人住的那个招待所时，天已经黑了。燕十三在招待所前台叼着烟和几个招待所的女同志嘻嘻哈哈说着话，见我们进来，便连忙站起来，表情很严肃地说道：“你们这两个小鬼，沈头他们在楼顶等了多

久了知道吗？你们倒好，现在才赶回来。”

言语间，燕十三冲我们挤眉弄眼。我一瞅他身后那几个招待所的女同志对他露出一种仰慕的神情，心里便有了数，忙赔笑道：“行！我们马上就上去。”

铁柱这大块头和黎冬梅处了一整天，心情自然怒放着，便也对燕十三嬉笑道：“得！燕首长，下次我们不敢了。”

说完我们俩便将随身携带的小包裹对着身后的朱敏递过去，扭头朝着招待所楼梯上跑去。燕十三在后面大步追赶着我们：“嘿！你们这两个小同志，怎么说走就走呢？我还没有好好批评你们。”

那招待所也就三层高，我们的大呼小叫，自然也吵到了住在里面的其他同志。疯子哥不知道从哪里伸出头来：“你们可算回来了！朱敏……嗯！火女同志，赶紧来我们这儿，我们也在开通气会。”

朱敏应了一声。但就这一会工夫，我和铁柱已经跑到了招待所楼顶。那年代小楼房的楼顶，都是没有栏杆的，就一空旷的平台而已。头顶已经繁星密布了，月光下，沈头与杨疾，以及那位之前自称是 016 的谢放同志，三个人一人叼一根烟，坐在几条靠背椅上。

见我同铁柱、燕十三上来，那谢放同志也连忙站了起来，迎着我们大步走了过来。他与铁柱、燕十三应该都已经见过并接触过了吧，所以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说：“鬼面同志，之前那一次行动中，你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想不到居然没过几天，便要和你以及你的战友们并肩作战了。”

我也对他客套地笑着，接着跑到沈头跟前立正行礼，并接过了沈头递过来的一支烟。

我们在屋顶围成一堆坐下，沈头望了我们一圈：“不用我再给你们介绍谢放同志了吧？他是作战部队的，这次是借调过来协助我们工作。”

谢放赶紧站了起来：“我小时候在那附近住过而已，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各位。”

他整得这么客套，我和铁柱、燕十三只好也跟着站起来，张嘴正要客套，却被沈头打断了：“得了得了，都是一些老粗，这么酸会掉大牙的。”

大伙都笑了，赶紧坐下。沈头清了清嗓子：“谢放是海城人，所以这次我找陆总要了他过来，陪你们去海城看看。”

“海城？哪一个海字？大海的海吗？”铁柱张嘴问道，见沈头点头，铁柱便又继续道：“不是说去甘肃的大戈壁吗？”

“大戈壁就不能有地方叫海城吗？况且，这海城也不是一座城，它的全名叫海城关，距离嘉峪关一百多公里。据说在努尔哈赤还活着的年代，就基本上被废弃了。但那地方还有着当年的一些建筑。晚清时期，有人为了躲避战乱领着几百号人逃进了海城，在那安营扎寨做劫道的强盗。但他们每次劫道，都起码跑出去一百多里地，所以当时的官府知道有这么个匪帮，但压根没想到会是在海城。到民国时期，那几百个人在海城也渐渐稳定下来，养了些大牲口，靠抢劫积累的钱做些买卖。当时地方上的官员也勉强知道了他们之前的勾当，但毕竟改朝换代，你们海城人没有在大老爷我治下为非作歹，之前的事，自然既往不咎。”

“也不是说既往不咎，反正对我们海城人隔离得也比较厉害，我们的人只要走出海城，外面的人就指着说——那是鬼城里的人。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时不时将那个海字用鬼字来替代了。”谢放补充道。

“鬼城？”铁柱笑了，“难不成说要去抓鬼，就是因为这次目的地是在鬼城？”

“谢放是海城人没错，不过当时十岁的他便与他父母离开海城进入关内，好像是1930年后的事吧？也就是说之后海城里发生的一切，谢放并不知晓。”沈头一本正经地说道，“而最近在海城附近发生的怪事，他就更加闻所未闻了。”

谢放点了点头，望向沈头。沈头继续着：“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其实有尝试进入我们的陕甘宁边区，但是最终他们放弃了尝试，因为就算他们进攻过来，我们也可以继续往后退。于是，当时为了作一些对于日军真正动用大

型兵团冲击延安的准备，我们派了几支小分队，进入到甘肃大戈壁深处，想对大戈壁中人群聚集的地方作一个初步的了解，也算有备无患吧。其中有一支小分队就是去海城这条线，但最终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却是，整个海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座空城。当年的国民政府对于甘肃境内的管辖本来就乱七八糟，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被留下来。于是，我们当时以为海城的人，不过是全部迁走了而已。至此，海城再次成为了一座没有人烟的鬼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甘肃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戈壁的治理。海城附近的几座城镇，也慢慢兴旺起来。海城却因为本来就处在戈壁中央位置，所以这些年来，一直还是属于无人区。但就在去年年底，1961年10月左右，我们位于嘉峪关附近的解放军部队，在进行一次拉练训练时，遭遇强劲的沙尘暴天气，不得不进入了被废弃的海城关废墟。他们在那片废墟中，住了一晚，而就是那一晚，他们遭遇到了所谓的鬼骑兵。”

“鬼骑兵？”燕十三终于没忍住开始插话了，“沈头，以前可是你反复批评我，说我老扯着封建迷信那一套出来咋咋呼呼。可现在，我已经锻炼成为了真正的唯物主义革命者，你倒好，在我这种有觉悟的人面前，又说什么鬼啊怪的……嘿嘿！我觉得你需要自我批评一下了。”

“得！没看出我们的小燕同志还越来越有觉悟了。”沈头笑了，“这鬼骑兵吧，是那几百个进行拉练训练的战士给安的名，你要批评，过些天我把你派到他们的部队去，你逮着他们好好批评一下就是了。”

燕十三讪笑道：“得！到时候沈头你给我派一个车，还发一个帅印，我过去他们的营地充一次首长，把他们都给狠狠地削一顿。”

第二章 鬼骑兵

“行了，别打断了，听沈头继续说这次任务的详情。”我冲燕十三瞪眼，毕竟我是他的直接上司，虽然咱没有燕十三说的那“帅印”。

燕十三连忙住嘴，沈头便笑着继续道：“他们具体看到的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过去那边，那些毛头小伙会给你们绘声绘色比画说道。那晚大致经过我挑重点给你们说说，夜宿的三百多个战士，半夜听到海城外有马蹄声。大伙半夜爬起来往马蹄声来源的方向一瞅，结果看到了一支举着弯刀、穿着铠甲的古装骑兵，在远处疾驶而过，那火急火燎的阵势，好像是要去进攻某一座城市一般。当时那些战士本身就是带着武器出门拉练的，带队的一个营长是打过日本人和蒋介石的，那一会一瞅对方那模样，确定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就想要组织战士们将他们给拦下来。可问题是，出来拉练的陆军并没有开车，沙尘暴也没完全消退，一群毛头战士盯着沙尘追了一会，那鬼骑兵的影子都没逮到。”

“幻觉吧！大通湖农场案里面，我们最初也只是怀疑那山上面是当事人眼前出现的幻觉。我记得沈头你带我过去以前不是也说了吗？你还告诉我，学者说以前古代很多历史书里面都对于所谓的阴兵有着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附近的磁场将曾经发生过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最终成为了很多人能够看到的幻境。”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但后来呢？大通湖农场事件，最终剖析开来，也并没有那么简单啊。铁柱，说实话，这次海城鬼骑兵事件，作为一位老军人，我认为只是海市蜃

楼般的幻境。但几百个战士亲眼目睹，带队的那位军官，职务虽然不高，但是也风里浪里一路走过来的，十几岁扛枪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军，又打朝鲜的英国兵，再带兵守蒙古边境防苏修，是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连他也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上面过去瞅瞅，说明确实有着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所以呢？”沈头说到这儿又开始笑了，“所以我就派你们四个与谢放过去一趟，有情况就给它处理掉，别让谣言在那边说得越来越盛。没情况的话，就权当过去玩耍一趟呗。”

大伙也都笑了。沈头一个个指着我们说道：“杨疾，你刚进部门，多陪着鬼面同志出外勤自然是好的。鬼面……嗯，之前我也说了，权当是过去玩耍一趟，你也需要休息一下，散散心。至于小燕……”

燕十三那一会不知道正在琢磨什么，望着繁星出神，猛一听沈头喊他，连忙站了起来：“到。”

沈头还是继续笑着：“知道为什么要让你过去一趟吗？”

“知道，你怕万一对方真是鬼怪什么的，我燕十三这么个走过江湖的人懂的办法自然多一点，能够协助大伙将鬼怪赶走。”燕十三一本正经地说道，“沈头，我刚才也还正在回忆，我师父当年好像是教过我画符，驱鬼用的，不过具体怎么画的，有点模糊了，如果让我今晚好好想一晚，到明天应该可以……”

“你自己瞅瞅，刚才还在说自己是唯物主义战士了。”沈头冲燕十三骂道，“所以这趟就是要派你过去，让你看明白，到底这世界上有没有鬼怪。”

“啊！”燕十三挠了挠后脑勺，“明白了。”

“沈头，如果只是这么个闲事一般的任务，我就不去了吧？”铁柱插嘴道，“你看我和金刚换个岗，金刚本来就是鬼面他们这一组的，就让他们全组人统一行动吧。”

“少来，你还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着什么小算盘。”沈头指着铁柱摇着头，“你就想跟我们一起护送首长回军区对吧？就想有机会和黎冬梅同志多相处一会对吧？给你明说吧，为什么派你跟鬼面他们过去甘肃，就是要让你冷静

一点，免得你被女同志迷得失魂落魄。”

“我……沈头，我……”铁柱脸红起来，“沈头，我也这年纪了，再说，人家黎冬梅同志也并没有拒绝我啊。”

“行了！我不是想要拆散你们，而是想要放你跑远一点，让你冷静一点。再说，撮合你和黎冬梅本来就是我和大首长两人的意思，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俩反倒还方便给你吹吹风。”沈头一本正经说道。

“哦！”铁柱点了点头。

我们的通气会也就开了那么大半个小时，宣布散会时候，铁柱明显有点闹情绪，一言不发跑了。咱对他也都了解，知道他所谓的生气，也就半小时，半小时后他又想明白了，觉得都不算个啥事。

我被沈头又一次要求单独留了下来，我俩反倒聊了有一两个小时。对于在喀则发生过的事情，沈头只字不提，尽管他知道我有了很多秘密没有对他说。

其实很多时候，沈头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位首长，一位领导，不如说他像一位长者多一点。他总是和我聊人生，聊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每每也让我获益匪浅。

到两人一看表，似乎也差不多了，沈头便说：“行了，下去睡觉吧？铁柱这夜猫子，十有八九还在等着你陪他聊天，这一趟路上，你给铁柱也好好开导开导，他太理智了，这类人如果感情上遇到挫折，很容易完蛋。”

“我觉得感情上遇到挫折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难！”我打着哈哈笑道，黎冬梅在白天对铁柱的态度我们感觉得到，有意思，不过似乎还没下决定而已。

说完，我和他便一起往楼梯方向走。可走出了几步后，我突然想起个事来，连忙停下步子，扭头冲沈头问道：“对了，之前朴锦衣对我说过有一个叫作喜鹊的特务，潜伏于我们在喀则的部队中，好像地位还不低。上一次给沈头您汇报后，组织上查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没有。”

沈头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和朴锦衣到底是什么一个关系，但始终不

排除朴锦衣说大话唬你的可能。她不是给你说喜鹊会和那个叫作猎手的家伙一起联手，去营救她吗？到最后出手的却很可能是千面人古小风。或许，喜鹊就是这古小风也说不定吧？”

“嗯，也有这可能。”我点了点头，“不过沈头，我始终有一点担心，朴锦衣说喜鹊潜伏时间比较久，职务也不低。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潜伏得久、职务高的特务存在的话，那对于我们的革命队伍来说，可就正儿八经是一颗钉子啊。”

“职务不低！喀则职务不低的干部有哪些个我每一个都认识，这么说吧，喀则营地里面职务高、能够说得上话的军官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有嫌疑是敌特。”沈头很肯定地说道。

“对了，沈头，我想知道像朴锦衣这种级别的特务，她在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中，是什么个军衔？”我再次问道。

“我想想……应该是……他们当时军统中统的人，军衔都很低，戴笠好像也只是个陆军中将。而且，国民党对于军衔还有年龄的要求，像朴锦衣这种特务，职位应该不低，但是军衔就不好说了，很可能只是个尉级军官而已。”沈头想了想回答道。

“尉级军官，那岂不是连级营级而已？”我笑了，“沈头我记得上次我在鬼三那儿收到你的信，信上面说为了表彰我连续几次的英勇，给我也提到了上尉，那岂不是我这么个两三年的新兵，和朴锦衣这多年的老特务，级别还差不多了。”

“十有八九你还要比她高呢？你上尉，她弄不好还是个中尉少尉而已。”沈头也笑了，“鬼面，你突然问这个干吗？”

第三章 骆驼和马

“我……我就只是突然有个想法……”我犹豫着要不要说，但沈头歪着头微笑着望着我的模样，让我感觉似乎说错了也没啥，便麻着胆子说道：“我在琢磨，会不会在朴锦衣这么个尉官嘴里，所说的级别高，实际上只是个在她那个位置看起来很高的职务。那么，喀则营地里面，比尉级高的军官，便都有可能是喜鹊了。”

“倒还真有可能。”沈头笑了笑，“如果只是比尉官高的，当时喀则营地里，倒还真有不少。进入喀则的好几个都是独立连，实际上指挥官都是营级干部，军衔校级。我们现在这招待所里，都有四个是校级军官。”

“哪四个啊？”我忍不住开口问道。

沈头笑了笑：“你面前一个，沈木人，大校。邵德，嗯，就是你们疯子哥，少校。还有铁柱，年纪虽然小，但却是个老兵，刚提到少校不久。”

“嗯，想不到我们葬密者里面校官还真不少，还一个就是杨疾吧？”我嘀咕道：“他不是抗美援朝小英雄吗？”

“杨疾和你差不多。”沈头纠正道。

“那第四个校级军官是谁呢？”

“谢放，刚调到陆总队伍里面的这位同志。”沈头笑了笑，“他也是个校官，不过他这个少校含金量比较高，早几年就已经是带一个完整的营了。”

“那现在他在陆总这边也是营长啊？”我随口说了一句。

“陆总的部队与其他部队不一样，比较特殊，所以谢放过来，也只是当

个排长而已。”沈头也好像很随意地说出了这一句。

我没吱声了……

一个少校级别的营长……

一个少校级别的排长……

这个谢放，应该是个有点故事的人。

那天晚上我居然真和铁柱一个房，这家伙满脑子都是他与黎冬梅的破事，扯着我聊到大半夜。到最后我开骂了才罢手，一个人叼着烟去外面不知道又骚扰谁去了。所以说，有一个不睡觉的伙伴，其实也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早就收拾好，在楼下集合。谁知道门口等我们的居然不是车，而是四匹高头大马。大伙就愣了，谢放笑着对我们说道：“骑马才好，往西北走，补给的地方少，整一辆车过去，路上没油或者坏了的话，咱就真得靠走路过去了。”

铁柱挺兴奋的，径直跳上马，将缰绳一扯，模样倒也挺神气的。我笑了笑，在新兵营时候也学过骑马，不过一两年过去了，心里也没了啥底。最终咬咬牙翻上去，发现那马也听话，来回走了两圈，渐渐有了底气。

燕十三冒冒失失跑出招待所，双眼的眼圈黑乎乎的，背着自己那一袋子家当，垂头丧气地落在最后。谢放便在马上笑话他：“小燕同志，你这是怎么了？昨晚和招待所的女同志谈工作谈了一整宿吗？”

燕十三冲他翻白眼：“给你试试啊！本来昨晚被那几个女同志扯着说话说到12点，回房晚，躺床上思考问题又睡不着，眼瞅着快2点了才合上眼帘，谁知道刚睡着，欧阳同志敲开门，硬要拉着我上阳台，说是要说说这趟任务的一些细枝末节。”

“那说得怎么样呢？”我瞟了铁柱一眼，然后故意对“小燕同志”问道。

“得！逮着我数落到天亮，硬是说我这大年纪了没媳妇，是因为没有他对女同志那么有耐心。”燕十三笑着说道。

“驾驾！”铁柱将缰绳一扯，骑着他那匹马率先冲出了招待所的小院。

“这家伙跑得倒挺快。”燕十三也翻上了马，我们三个对着招待所门口站着的沈头行了个军礼，扯动缰绳，跟在铁柱身后追去。

沈头并没有要求我们多少天以内必须抵达位于海城附近的那个解放军部队驻地，但咱几个本也自觉，一路上也没有懈怠，二十天不到，就到了嘉峪关。地方上接待我们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四匹骆驼，说戈壁里面还是骆驼这大牲口靠得住。我们也没骑过骆驼，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骑着骆驼在地方上那位刘同志的带领下，往军营方向赶。谁知道骆驼慢，跟马压根没法比，就算扯了跑了一段，它便自顾自休息起来，拿它也没辙。铁柱便说：“古代塞外不是有骆驼兵吗？听说也挺厉害的，难道也跑这么慢吗？”

谢放扭过头来回答道：“那要看在什么地形打。拼速度肯定是马兵厉害，但是拼持久，马就只能歇菜，尤其是在戈壁和沙漠这种比较干的地方。马跑个大半天，没有水草便压根不行了。给骆驼上，溜达一两天一点事都没有。”

“倒也不是这么说，各有各的好处吧！只是这边都习惯用骆驼而已。”带路的那同志笑着说道。

“对了，之前那些战士遇到的鬼骑兵，骑的是骆驼还是马呢？”我忍不住对着那带路的刘同志问道。

谁知道那位刘同志一听我这问题，脸色就变了，他将胯下的骆驼一夹，晃晃悠悠往前面冲去。

铁柱对我小声说道：“地方上的同志很多事情知道得都不够细致，再说他们可能也害怕违反一些与部队同志一起工作时的纪律吧。”

我点了点头，一行人便顶着太阳，闻着骆驼身上那股子臭味，朝着戈壁深处行进。到晚上八九点钟，带路的同志便找了一块相对来说平坦的地方，说今晚就在这休息得了，明天继续赶路。

铁柱很认真地对那位刘同志说道：“还有多远，如果不是太远的话，我们今晚直接就赶过去吧！”